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員外店內聯姻

買鄰十里，仁者應如是。況逢此等佳山水，更有何方是美？ 無煩絳闕瑤台，只須此便蓬萊。且有女兒緣在，赤繩暗地牽來。

——右調《清平樂》

卻說明水鎮有一個也上貴的富家，姓狄，名宗羽，號賓梁，雖是讀書無成，肚裡也有半瓶之醋，晃晃蕩蕩的，常要雌將出來，因家事過得，頗也有些俠氣，人也有些古風。隔壁也開一個精緻的店，招接東三府往來的仕宦。飯錢草料，些微有些賺手就罷，不似別處的店家，拿住了「死蛇」，定要取個肯心。遇有甚麼貴重的客人，通象賓客一般款待，不留飯錢，都成了相知。往來的人都稱他為狄員外。

一日間，有一頂抬轎，一乘臥轎，幾頭騾子，老早的安下店內。狄員外問那指使的人，說道：「店內歇下的是甚麼官人？」回道：「是一位老爺，一位奶奶，一位小夫人，一個使女，兩房家人媳婦，三個管家，是河南衛輝府人，姓薛，原任兗州府學的教授，如今升了青州衡府的紀善，前來到任。」狄員外又問：「這官人約有了多少年紀了？」回說：「也將近五十來的歲。極和氣的好人。」狄員外自己走過店去與薛教授相見了，敘了些履歷。狄員外教家裡另取過茶去吃了。講話中間，倒象似舊日的相知一般。狄員外別了回家來，吩咐教人好生答應。薛教授也隨了來狄員外家回拜，狄員外隨設小酌相待，留吃了晚飯。說了更把天的話，薛教授方別了回到下處。

第二日清早，薛教授送了四包糖纏、二斤萵筍，狄員外收了，賞了管家五十文錢；又備了一個手盒，請過薛教授來送行。薛教授封了五錢銀飯錢送來，狄員外再三不肯收，薛教授只索罷了。只見天氣漸漸陰來，就要下雨的光景，狄員外苦留，說：「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鋪，都是小店，歇不得驕馬。再二十里方是縣城。這兩即刻就下，不如暫候片時。如天色漸次開朗，這自然不敢久留；若是下雨，這裡房舍草料俱還方便，家常飯也還供得起幾頓。」一邊挽留，一邊雨果然下了，薛教授只得解下行李，等那天晴。

從來說：「開門雨，飯了晴。」偏這一日陰陽卻是不准，不緊不慢，只是不止。看看傍午，狄員外又備了午飯送去，薛教授合他渾家商議道：「看來雨不肯住，今日是走不成了。悶悶的坐在這裡，不如也收拾些甚麼，沽些酒來與狄東家閒坐一會。」薛奶奶道：「醬門內有煮熟的臘肉醃雞，濟南帶來的肉■乍，還有甜蝦米、豆豉、萵筍，再著人去買幾件鮮蝦飯來。」也做了好些品物，攜到店盡後一層樓上，尋了一大瓶極好的清酒，請過狄員外來白話貴雨。真是「一遭生，兩遭熟」，越發成了相知。

這番並不說閒話，敘起兩個的家常。薛教授自說是衛輝府昨城縣人，名字叫做薛振，字起之，十七歲補了廩，四十四歲出了貢，頭一任選金鄉的訓導，第二任升了河南杞縣的教諭，第三任升了兗州府的教授，剛八個月，升了衡府的紀善。這幾年積下些微束脩，倒苟且過的日子。只因家中有一個庶母弟，極是個惡人，專一要殺兄為事的。今五十二歲，尚無子女，所以只得要迴避他；不然，也還可以不做這個官的。

狄員外問：「還是有子不舉？還是從來不生？」薛教授道：「自荊人過門，從來不曾生長。」狄員外說道：「何不納寵？」薛教授說：「昨臨來的時節，也只得娶了一人，但不曉天意如何哩。」又問狄員外：「有幾位子女？尊庚幾何？」狄員外道：「小老丈十年，今年整四十二歲，也是男女俱無。」薛教授問道：「有尊寵不曾？」狄員外道：「老丈到了五十二歲方才納寵，可見這娶妾是不容易講的。千個算命都說在下必定要到四十四上方可見子。」薛教授說：「若依了算命的口，也說在下五十四上方開花，到五十六上方才結子。且說還有三子送終。」又說：「這明水的土厚民醇，風恬俗美，真是仙鄉樂土。」狄員外道：「往時這敝鎮的所在，老丈所稱許的這八個字倒是不敢辭的；如今漸漸的大不似往年了！這些新發的後生，那裡還有上世的一些質樸！」

薛教授道：「雖不比往時，也還勝如別處。若說起敝鄉的光景，越發不成道理了！不知貴處這裡也許外人來住麼？」狄員外道：「敝處到不欺生。只土地沒有賣的，成幾輩傳流下去，真是世業。但這東三府的大路，除了種地也盡有生意可做。這裡極少一個布鋪，要用布，不是府裡去買，就是縣裡去買，甚不方便。」薛教授道：「或是賣不行，怎麼沒個開鋪的？」狄員外道：「別處的人，誰肯離了家來這裡開鋪？敝處本土的人只曉得種幾畝地就完了他的本事，這賺錢的營生是一些也不會的。即如舍下開這個客店，不是圖在飲食裡邊賺錢，只為歇那些頭口賺他的糞來上地。賤賤的飲食草料，只剛賣本錢，哄那趕腳的住下。」薛教授說：「怪道的，昨日剛才午轉，從濟南到這裡，只走了七十里地，便苦苦的定要住了。」說著飲酒，不覺一更有餘，雨還不止。狄員外打了傘，穿了泥屐，別了薛教授回家，吩咐安排早飯伺候。

次早，天色漸次開朗，薛教授收拾起身，見狄員外不以過客相待，倒不好再送飯錢，再三的作謝相別，許說專人來謝。薛教授赴青州到過了任，那王府官的營生，且那衡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處，只好餬口而已。年節將近，果然差了一個家人薛三槐帶了二十斤糖球，兩匹壽光出的土絹，寫了一封書，專來狄家致謝。狄員外將薛三槐留住了兩日，寫了回書，封了兩匹自己織的綿綢，兩口臘肘回禮。又送了薛三槐三錢銀子。從此以後，兩個時常往來，彼此饋送不止。一年二月間，薛教授又差了一個家人薛三省要趕清明回昨城去上墳，這明水是必由之路，順便又有與狄員外的書禮。

卻說狄員外正月二十日生了一個兒子，舉家就如得了異寶的一般。薛三省到的這一日，正是這兒子的滿月，親朋都來舉賀，治酒款待，甚是的匆忙。狄員外對薛三省說：「你薛爺大我十歲。算命的說我四十四歲方才得子，今剛交過四十四歲，果然得了兒子。你們薛爺對我告訴，也說從有算命的許他五十四上先要開花。不知小夫人有甚喜信？」薛三省道：「小夫人昨日二月十六日添了一位小姐。我來的那日，剛是第二日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若據了兩件事這等說得著，這命又是該算的了。」將薛三省留過了夜，次日打發去了。

狄員外於三月十一日因薛教授常著人來通問，兩年間並不曾回差一個人去，要趁這三月十六日是他小姐的滿月，與他送個賀禮，也要報他說生了兒子。隨即備了一個五錢重的銀錢，一副一兩重的手鐲，外又幾樣吃食之物，差了家人狄周騎了個騾子前去。到了薛教授家，拆看了書，收了禮，留款狄周住了兩日，打發了回書，也回答了賀禮。

兩家相處，愈久愈厚，不覺已是八年。因考察王官，薛教授因與長史合氣，被他暗地裡開了個老疾，准了致仕。薛教授道：「住在這裡八年，一些也沒有出產，到不如丟掉了自在。但回家去，當不起這個惡弟要來算計，不如順路住在明水那裡。」果然五十六上得了個兒子，五十八上又添了一個次子，「等這兩個兒子略長的大些，回家不遲。」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先差家人薛三槐持了書央狄員外預先尋下房子，要在明水久住。狄員外看過了書，與薛三槐說：「請薛爺只管來，且在隔壁店中住下，從容待我陪伴了，慢慢的自己尋那象意的房子。我在這裡專等。」一邊將薛三槐先打發他去回話，一邊著了人在那店後邊房子掃地糊窗，另換了潔淨牀席，重新安了鍋灶，鋪設了器皿桌椅之類，預備了米麵柴薪、油鹽醬醋，諸色完備。

不一日，薛教授帶了家眷，在三四十里路上先差了薛三省來看下處，知得凡事齊整，飛也似去回了話，薛教授甚是歡喜。狄員外忙教家中整治飯食相待。不一時，薛教授同家眷到了，進入後去，比那前日來的時節更是周全，比到自己家裡也沒有這等方便。狄員外隨即過去拜了，親自送了小飯，辭了回家。薛教授隨即過來回拜。

次日，狄員外的娘子備了一桌酒，過去望那薛教授的夫人。初次相見，甚是和氣，領出女兒合兩個兒子來相見。女兒六歲，生他的時節，夢見一個穿素衣的仙女進他房去，就生他下地，所以起名素姐。大的兒子四歲，叫春哥。第二的兒子二歲，叫冬哥。看那素姐，扭青的頭皮，烏黑的是頭髮，白的是臉，紅的是唇，纖纖的一雙玉腕，小小的兩隻金蓮。雖然是荳蔻含苞，後必定芙蓉出

色。就是那兩個兒子，也都不是那窮肥乞臉的模樣。又請出小夫人來相見：

戴一頂矮矮的尖頭髮髻，穿兩隻彎彎的蹺腳弓鞋。紫紫色的面皮，人物也還在下等。細了眺的體段，身材到可居上中。雖然芝草無根，只怕驕驕有種。

相見過，大家敘了半日話，各自散了。次日，薛教授的夫人也叫人稱了五斤豬肉、兩隻雞、兩尾大鯽魚、二十隻鮮蟹、兩枝蓮藕、六斤山藥、兩盤點心，過來回望。狄員外的娘子叫人置辦了齊整款待，叫出兒子狄希陳見那薛夫人。因說起與薛素姐都是同年六歲，狄學生是正月二十日寅時生，素姐是二月十六日巳時生，狄學生比薛素姐大一個月。狄學生雖不十分生得標緻，卻也明眉大眼，敦敦實實的。在那薛教授的夫人心裡想道：「若不是我們還回河南去，我就把素姐許與他做媳婦。」在那狄員外的娘子肚中算計：「他若肯在這裡住下，我就把陳兒與他做了女婿。」兩個夫人的心腸，各人回去都對著自己的丈夫親說，卻也丟過一邊。

過了幾日，薛教授央狄員外陪了拜那明水鎮的人家，就帶著尋看房子。薛教授因與狄員外商量，算計要開一個梭布店，房子要尋前面有店面的。看了許多，再沒有恰好的；不是鋪面好了後面的住房不夠，就是後邊的住房夠了前面的鋪面不好。

正沒理會，恰好一個單教官的兒子單豹，當初他的父親叫做單于民，做南陽府學訓導。雖是一個冰冷的教官衙門，他貪酷將起來，人也就當他不起。缺了教授，輪該是他署印。那時新進了些秀才，往時該送一兩的，如今三兩也打發他不下來。他要了堂上的常規，又要自己齋裡的舊例，家人又要小包，兒女又要梯己，驚的些新秀才叫苦連天，典田賣地。內中一個程生，叫做程法湯，從幼無了父母，入贅在一個寡婦丈母家內，巴結叫他讀書。因府考沒有銀子尋分上，每次不得進道，這一次不知怎的得闖進道去，高高的進了第二。這單于民狠命問他要錢，上了比較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幾遭，把丈母合媳婦的首飾也銷化了，幾件衣服也典賣了。丈母還有幾畝地，算計賣來送了他，連女婿的兩家人口卻吃甚麼？待不賣了送去，恐被他捉住便打個臭死。

正在苦楚，恰是八月丁祭；祭完了，取過那簿，查點那些秀才，但有不到的懶人，都是他的納戶，每人五六錢的鰲銀子。程法湯點過名去，恭恭敬敬的答應了。他叫程法湯跪下，說道：「那忘八的頭目也有個色長，強盜的頭目也有個大王，難道你這秀才們就便沒個頭目？看山的也就要燒那山裡的柴，管河的也就要吃那河裡的水！都象你這個畜生，進了一場學，只送得我兩數銀子，就要拱手，我沒的是來管忘八樂工哩！」抬過凳來，叫門子著實的打了二十五板，打的程法湯上天無路，下地無門，一條單褲打得稀爛，兩隻腿打得了黑了一塊，心裡氣惱。進學原是圖榮，如今把丈母媳婦的首飾衣裳損折得精光，還打發得不歡喜，被他痛打這一頓。如今棒瘡又大發疼痛，著了惱，變了傷寒，不上四五日之間，死了。

有一個孫鄉宦做了兵部主事，因景泰皇帝要廢英宗太子，諫言得罪回來，在家閒住，聞得說有這一件事，心中大不平起來了，自己來與程法湯弔孝，必定驗看了程法湯的屍。一隻腿打得扭青，一隻腿割得稀爛，看了大哭一場，隨與單于民抵死做起對來，自己走到省下，兩院司道都遞了呈子。兩院行了學道，後來把這單于民照貪酷例問了河間衛的軍，追了七百銀子的贓，零碎也打狗二百多板子。把那行杖的兩個門斗都問了衝驛的徒。這單于民雖不曾抖得他個精光，卻也算得一敗塗地的回家。

這單豹是單于民的個獨子，少年時人物生得極是標緻，身材不甚長大，白面長鬚，大有一段仙氣；十八歲進了學，補過廩，每次都考在優等；在外與人相處，真是言不妄發，身不妄動；也吃得幾杯酒，卻從不曉得撒甚麼酒風；那花柳門中，任你甚麼三朋四友，哄他不去；在家且是孝順，要一點忤逆的氣兒也是沒有的。

自從單于民做了教官，單豹長了三十多歲，漸漸的把氣質改變壞了，也還象個人。自從打殺了程法湯，這單豹越發病狂起來，先把自己的媳婦，今日一頓，明日一頓，不上兩個月，吊死了；見了單于民的蹤影，便瞪起一雙眼來，小喝大罵，還捏起拳來要打；也不曉得呼喚甚麼爹娘，叫單于民是「老牛」，叫單于民的婆子是「老狗」，自己稱呼是「我程老爺」。後來不止把氣質變了，就是把那模樣聲音變得一些也不似那舊日的光景。一隻左眼弔了上去，一個鼻子卻又歪過右邊，臉上的肉都橫生了，一部長鬚都捲得象西番回子一般。間或日把眼睛也不上吊，鼻子也不歪邪。見了爹娘，宛若就如平日馴順，問他向日所為的事，他再也不信，說是旁人哄他。

正好好的，三不知又變壞了。進去歲考，他卻不做文章，把通卷子密密寫的都是程法湯訴冤說苦的情節，敘得甚是詳細。學道喜歡他做得好，就高高的取了一個六等第一，還行在縣裡查究。縣裡回說：「他是心病。」那宗師說：「這不是心病，這還是有甚麼冤業報應。」自從縣詳上去，宗師也就罷了。

後來他父親死了，決不肯使棺木盛殮，要光光的拉了出去。族中的人勉強入了材，他常要使狼頭打開來看。一日防他不及，連材帶凳推倒地下，把材底打開，臭得那一村人家怨天恨地，要捉他去送官。他母親瞞了他，從新叫匠人灰布了，起了個四更，頂門穿心槓子抬去埋了。

自從單于民埋過以後，那心病漸漸的轉頭，改變得吃了酒撒酒風。遇著財錢的去處，不論甚麼光棍花子，坐下就賭，人贏了他的，照數與了人去；他若贏了人的，卻又不問人要。遇有甚麼娼妓，好的也嫖，歹的也嫖，後又生出一身「天報瘡」來。

單于民新買添的產業，賣的精空，只有祖遺的一所房子，與楊尚書家對門，前面三間鋪面，後面兩進住房，客廳書舍，件件都全。薛教授極是歡喜，只是楊家的對過，外人怎麼插得進去？只得讓楊尚書的孫子買了。央狄員外去說，薛教授要租他的房住。楊家滿口應承，說：「這房子只為緊鄰，不得不買，其實用他不著，任憑來住不妨。我這價錢使了一百五十兩銀子，每月也只一兩五錢賃價罷了。」狄員外回來和薛教授說了，就封了半年的賃價九兩銀子，又分外封了一兩八錢管家的常例，同狄員外送門去。楊官人收了，說：「該有甚修整所在，你們自己隨便修罷，記了帳算做房錢就是。」薛教授急忙修理齊整，揀了吉日，移徙了過去。狄員外斂了些街坊與他去送鍋，狄員外的娘子也過日辦了禮去與薛教授的夫人溫居。薛教授自從搬進去，人口甚是平安。狄員外兩個時常一處的白話，商量要開布店。

一日，有一伙青州的布客從臨清販下布來。往時這明水不是個住處，從臨清起身，三日宿濟南城東二十五里王舍店，第四日趕繡江縣住。這一日因有了雨，只得在明水宿了。狄員外與那些客人說起話來，講說那布行的生意，那些客人從頭至尾說了個透徹。因說有一個親戚要在這裡開個布鋪，客人說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們三日兩頭是不斷有人走的，叫他收拾停當，等我們回來的時節，就了他同去。這是大行大市的生意，到我們青州，穩穩的有二分利息；若止到這裡，三分利錢是不用講的。這梭布行又沒有一些落腳貨，半尺幾寸都是賣得出錢來的。可也要妥當的人做。若在路上大吃大用，嫖兩夜，若在舖子裡賣些低銀，走了眼賣塊假銀子，這就不的了。你只叫他跟著俺走，再沒有岔了的路。」狄員外問：「你們趕幾時回來？我這裡好叫他伺候。」客人道：「俺有數，二十日走一遭，時刻不爽的；就是陰天下雨，差不了半日工夫。」

那日眾人吃的飯錢，狄員外也再三不肯收他的，打發起身去了，方與薛教授說知。叫他收拾了銀子，差下人，等他們來到就好同行，收拾停當鋪面，貨到就好開鋪。薛教授兌足了五百兩買布的本錢，又五十兩買首帕、汗巾、暑襪、麻布、手巾、零碎等貨，差了薛三槐、薛三省兩個同去，往後好叫他輪替著走。

到日期，那些客人果然回來，就領去見了薛教授，管待了酒飯，即時叫薛三槐兩個一同起身。不日，同了那些人買了許多布，驢子馱了回來，揀了日子開張布鋪。這樣一個大去處，做這獨行生意，一日整二三十兩的賣銀子。薛三槐兩個輪著，一個掌櫃，一個走水。

薛教授沒的事做，鎮日坐在鋪裡看做生意。狄員外凡是空閒，便走到薛教授店裡坐了，半日的說話。後來，兩家越發通家得緊，裡邊堂客也都時常往來。狄希陳也常跟了狄員外到薛教授鋪中頑耍，也往他後邊去。只是那薛家素姐聽見狄希陳來到，便關門閉戶的躲藏不迭。他的母親說：「你又還不曾留髮，都是小孩子們，正好在一起頑耍，為甚麼用這樣躲避？」素姐說：「我不知怎麼，但看見他，我便要生起氣來，所以我不耐煩見他！」母親笑道：「小家子丫頭！你見與他些果子吃，嫌他奪了你的口分？明日還要叫他與你做女婿哩！」素姐道：「那麼，他要做了我的女婿，我白日裡不打死他，我夜晚間也必定打死他，出我這一口氣！」

母親笑道：「這丫頭，不要胡說！」這樣閒話，只當是耳邊風，時常有的。

又遲了兩年光景，薛教授見得生意興頭，這樣魚米所在，一心要在這裡入了籍，不回河南去了，常與狄員外商議。狄員外道：「既是心愛的去處，便入了籍何妨？這裡如今也同不得往年，盡有了賣房子合地土的。我明日與經紀說，遇著甚麼相應的房產，叫他來說。」

這一年，狄員外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因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叫是巧姐。薛教授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十月立冬的日子生的，叫是再冬。彼此狄薛兩家俱送粥米來往。

一日，薛教授使了個媒婆老田到狄家要求巧姐與冬哥做媳婦。狄員外同他娘子說道：「我們相處了整整的十年，也再沒有這等相契的了；但只恐怕他還要回去，所以不敢便許。」老田照依回了話。薛教授道：「我之意要在這裡入籍，昨日已央過狄員外與我打聽房產了。若再不相信，我先把素姐許了希哥，我們大家換了親罷。」老田又照依與狄員外說了。狄員外道：「若是如此，再沒得說了。」老田領了吩咐，回了薛教授的話，擇了吉日，彼此來往通了婚書，又落了插戴。

那薛教授的夫人向著素姐取笑說：「你道看了他生氣，如今可怎麼？果然做了你的女婿了。」素姐道：「再沒有別的話說，只是看我報仇便了！」他母親說：「這等胡說！以後再不與你說話！」素姐說：「我倒說得是正經，娘倒惱將起來哩。」兩家原是厚交，今又成了至親，你恭我敬，真如膠漆一般。一個河南人，一個山東人，隔著兩千里地結了婚姻，豈不是「有緣千里能相會」？但只是素姐讖語不好。後來不知怎生結果，再看下回接說。